

黄克兄：

五月十八日电话十二日来函，因当时事忙未及早复为歉。

承你关心、寄赠巴黎公社百年纪念邮票，极为感谢。

我在五月中重新读了《法兰西内战》一书，得益甚多。在文字方面讲，也是一本出色的著作。

最近我干校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的风气。

已组织了不少“学习班”，常就讨论问题并共同解决疑难问题。最受欢迎的一本书是《杜林论》，是

恩格斯著的。我们曾逐章逐段地讨论。学习上可称十分认真。我有按捺不得离开干校的情绪。

不但喜欢参加这样的学习班，并且我乐辞伙员你

也招待很好。许多人也干脆叫我名字而叫作

“老杨”了。

但因急于治疗我眼疾，故于六月五日早起即乘上海。六日晚七时半即乘广州→上海直达快车到了这里。当我出站时就遇见人山人海，夹道欢迎。在车站见党政代表团赴宴。该代表团次日参观了江

南造航厦。

我连日访问一些亲戚和朋友。听到许多事情。同时眼见上海市容比八年前我来时清洁多了。里弄整洁和卫生也不差。我胞姊素雅於去年十月底退休后就一直在里弄做宣传工作,并常常去说服学生的家长让学生下乡上山实践路旁站。

上海商店中服务态度比北京还好。营业员则店里会卖什么东西,常文称呼店员(年轻)为「老伯伯」而店员对顾客也十分照顾。这印象使我感到确实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个成绩。

今后我将去苏州医院去看青光眼。如上海不能再治就回内蒙。一俟疾病治好就回北京。

梅扶青老兄又一次遇见您?何以千家驹向他介绍「对象」?难道千的意人逝世了吗?又何必再找「对象」呢!千的老母亲和意人,我都见过。

敬祝你们阖家幸福,望此致以敬意。

第 六 月 十 三 日